

严防“美丽陷阱”

“颜值经济”也需接受“矫正”

入口关

行业准入需防止“泥沙俱下”

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研发现,我国医美行业虽然有了很大发展,但机构良莠不齐,很多机构不具备整形资质,主要原因在于准入门槛过低。因此,提高门槛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第一道栓。

“首先要把好入口关,明确经营门槛,防止泥沙俱下。”艺星集团副总裁江溢说,应通过立法、立规,从源头筛选把控服务品质,强化对从业医生的资质审查。

为保障整形美容专业医疗质量安全,国家卫健委于2017年组织筹建国家整形美容专业质控中心,组织收集、分析全国整形美容专业医疗质量数据,推动各地完善整形美容专业质控组织体系。

截至2019年年底,全国已有17个省份成立省级整形美容专业质控中心,监督检查本省的医疗美容质量,为各地医美行业有序健康发展“保驾护航”。

“目前来看,大型医美机构管理相对规范,部分小型医美机构过度医疗、超范围经营行为较多。”成都市政协委员、成都八大处医疗美容医院总经理秦勇说,把牢入口还不够,还应完善退出机制,依法取缔一批无资质的“黑诊所”。

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,选择医美机构先要“睁大眼”,防止掉落“美丽陷阱”。人们在消费前,应该对机构的资质、项目、主刀医生做充分了解,一旦盲目或冲动,就很容易吃哑巴亏。

除了消费者提高警惕,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学美容科主任叶飞轮建议,成立由政府主导、产业协会参与、机构配合的消费者科普教育矩阵,提高公众辨别能力,让“黑诊所”“走穴”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小,利用成熟消费者这只无形的“市场之手”,净化市场秩序。

在美丽消费升级、颜值焦虑的驱动下,我国医美市场出现蓬勃发展态势,新技术、新业态更新换代频繁,一些城市紧盯医疗消费热点,掘金美丽经济。

受访人士认为,目前非法机构、非法医生、非法药物扰乱医美市场,医美行业在经过野蛮生长阶段后,亟待迈过多道关口,以品质医美和健康医美的新姿态,拥抱新一代消费市场。

人才关

医美专业进大学,弥补缺口驱逐“劣币”

为推动医美行业健康发展,教育部支持医美专业进大学在网上引起热议。有咨询机构发布《2020年中国医疗美容行业洞察白皮书》指出,中国医美非法从业者有10万以上,合法医师仅占行业28%。

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王永翔说,值得欣慰的是,我国整形外科在医疗领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,在公立医院广泛开设,各级医院的整形美容科,开始不断培养专业的整形外科医生。

一方面是巨大的消费市场,另一方面是巨大的“正规军”缺口,受访者表示,这项措施不仅可以提高行业的专业性,也可以摆脱医美行业普遍学历低的大众看法,更有利于促进行业发展。

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医生李嘉伦2015年考上博士,选择攻读整形外科专业。“读到医学博士,却去给人开双眼皮”,他的选择当时遭到家人一致反对。但李嘉伦认为,自己的经历折射出社会对医美从业人员存在不少偏见,实际上,“整形外科是通过手术方式从外在解决个人内心困难的科室,是一门充满阳光的学科。”

“培养专业人才是行业亟待迈过的第二道关口。”王永翔说,保持正规科班医师队伍的持续建设,才能为广大求美者的安全保驾护航,若能培养出一批专业的管理人才,又可以更好地为“美丽经济”赋能。

监管关

行业自我“矫正”,多方力量“护航”

针对“黑医美”现象,不少人吐露心声:医美行业乱象丛生,早就该管管了。但是,对新兴行业的监管,既要避免“一棒子打死”,也要画出“红线”,以防逾矩跑偏。

监管部门表示,一些医生使用没有经过国家药品管理局批准的美容产品,导致医疗纠纷频发,消费者健康受损。医美服务本质属于医疗范畴,管理就应当回归医疗属性。

同时,药品进货渠道混乱,一些非法医美的组织者活动隐秘,这需要药监、市场监管、公安、文旅、网信等部门密切配合。“医美行业的监管常常依靠行政命令,这种监管方式不可长期持续。有效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涉及多个部门,必须依靠有效机制来协调各部门实现综合监管。”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综合监督局局长王文军说。

成都市医美协会相关负责人建议,对从事非法医疗美容行为的参与者,还需建立负面清单,纳入个人征信。江溢说,医美行业的健康发展环境,除了他人“搭把手”,行业本身更需要诚信经营、科学管理,实现自我“矫正”。

(据新华每日电讯)

张居正



熊召政 著

从此,窥伺皇上的心思与动态,除了冯保这条“明线”,又增加了张鲸这条“暗线”。冯保虽然对他抱有好奇,但人家毕竟是首辅的肝胆之交,这张鲸却不同,两人有着共同的利益——一个想当首辅,一个觊觎司礼监掌印,虽然未曾点破,但两人心照不宣。张居正患病期间,按皇上的旨意,平常阁务由张四维与申时行两人处理,只是重大事情才由张居正秉断,但张四维为了表示谦恭,事无巨细都派人到张大学士府请示,他自己倒落得清闲,每日去内閣点卯,表

面上也忙得团团转,内里却没拟过一道阁票。三天两头,他还要跑到纱帽胡同去向张居正请安问病,极尽关心。近些时,每每看到首辅貌萎神枯的样子,他强烈地感到历史上的那些失败者,更多的不是败于政见而是败于身体,于是,便请了一个武当山的道人到他家中住下,日夕向他请教养生吐纳之法。

却说张鲸在张四维府邸门口落轿的时候,张四维正在武当山道人的指导下练习打腹静坐之法,听得门人禀报,他连忙收了功,与张鲸在客堂相见。两人略事寒暄,张四维让茶之后,就开门见山说道:“张公夙夜造访,定有急事。”

张鲸呵呵一笑,却宕开问道:“听说凤盘公家中住了一个武当山道士?”

张四维一惊,问:“是有一个,来了大约半个月,这点小事,你也知道?”

张鲸说:“前几天,咱去西暖阁读折,偷瞄了一眼东厂呈给皇上的访单,内里有一条,说您请了一位武当山道士教授养生之法。”

“东厂真是无恐不入,”张四维脸色一沉,又担心地问,“皇上是何态度?”

“咱说过,这访单是偷看的,皇上并没有和咱议论这事。”张鲸据实而答。

张四维虽然贵为内阁次辅,满朝文臣,仅屈居于张居正之下,却是没有资格看到那份本只供皇上一人阅览的访单。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后,兼管东厂的冯保卖面子,将访单制成两份,一份给皇上,另一份给了张居正,凡东厂侦伺的文武大臣的秘事,实际上只有皇上、张居正和冯保三人知道,除此之外任何人不得予闻。张四维对东厂的访单一直心存畏惧。这时问道:“那份访单上还说了些啥?”

“什么都有,上斤不上两的事情都会载上一笔。咱记得还有一条,说是西北榆林卫出现了天狗吃日头的事,当地有小儿唱歌谣,‘文星落,紫微黑;马变龙,猴儿死。’你看看,这是不是谶语?”

张四维沉思了一会儿,问道:“马变龙,猴儿死,这六个字藏了什么玄机?”张鲸解释道:“今年是马年,神马变龙,预示着皇上要当家作主了,猴儿死更明白,首辅张先生是甲申年生人,属猴的,今年是他的大限。”

“咱看,这歌谣是人编的。”“管它呢,”张鲸嘴角掠过一丝狡黠的微笑,兴奋地问,“凤盘公,元辅的病情您知道吗?”“知道,”张四维点点头,答道,“现

在已在弥留之际,不谷已安排京城各大衙门,日夜都留人值事,以备不虞。”“皇上也在安排首辅的后事。”“啊?”张四维眼光霍然一跳,问,“皇上是如何安排的?”“他已下旨吏部,增补潘晟与余有丁两人入阁,这两人都是张居正推荐的。”“这么快?”

“是啊,明天,余有丁就会到内閣值事,潘晟在浙江老家,想必他的任职圣旨如今已在路上,要不了20天,这位潘晟也就到了北京。”

闻此消息,张四维心下甚为不快:一来是张居正推荐阁臣不与他商量,可见对他存有戒心;二来是皇上选拔阁臣的谕旨下得如此之快,也不让内閣予闻,可见他堂堂一个次辅,在朝政即将遽变之时,竟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。想到这一层,他立刻就感到两位新增阁臣必将对构成巨大威胁,特别是潘晟——当初他任礼部尚书时,潘晟是礼部左侍郎,此人善于钻营,又是张居正的门生,如今风闻已攀上冯保作为靠山,若让他顺利入阁,等于是对自己晋升首辅的柄政之路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铁门檻。